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名著新译书系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Maupassant IL LEONE VINCENZIATO
Non monta, ch  morir sono per bene,
Son de' bravi essi pur! Quando potran
A meo tristi vultus rimirando,
Sotto una insegna unir tutti i Spavanti!
Laferri



Selected Short Maupassant

[法]
莫泊桑 著
丁树英 译

...stage, interesting social traditions, people, and different cultures of the world. There
is much to be gained in it. This reviewer bridges all the curlicatures and deals with special
and antiquity, news and war, history and literature, myths, legend, warfare, and
in some the human interrelationships, to catch the essence or similar parts,
...and then the world people can know better each other.
...see if you can make sense of this statement from author William Faulkner. "The
..."



名著新译书系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法] 莫泊桑/著 丁树英/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 (法) 莫泊桑著; 丁树英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387-4728-7

I. ①莫… II. ①莫… ②丁…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58048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方伟
责任编辑 杨迪
助理编辑 吕天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法] 莫泊桑 著 丁树英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660mm × 940mm 1 / 16 字数 / 149千字 印张 / 11.75

版次 / 2017年10月第1版 印次 /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5.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雨伞	001
女疯子	
——献给罗贝尔·德·伯尼埃尔	011
我的叔叔于勒	015
幸福	024
骑马	031
羊脂球	040
莫汉这头猪	
——献给乌迪诺先生	082
首饰	095
两个朋友	103

西蒙的爸爸	111
魔鬼	121
菲菲小姐	130
月光	143
绳子	149
项链	157
散步	167
初雪	174

雨 伞

奥雷伊夫人生活节俭。她清楚一个苏^①的价值，并且对钱财的积累有许多严格的原则。当然了，她的女用人要虚报账目以此揩油难乎其难，甚至奥雷伊先生每每都费很大劲儿才能得到零用钱。然而实际上他们挺宽裕，而且没有孩子。可奥雷伊夫人看到白花花的钱币从家里流出去就感到一种真实的痛苦，这犹如她心上撕开的裂口。因此，每当她需要支出一大笔费用时，尽管是必要的，接下来的晚上她也总是睡得非常糟糕。

奥雷伊不断地对他妻子重复说：

“你应该大方点儿，因为我们从来不吃老本啊。”

她回答道：

“人们从来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多点儿钱比少了好。”

这是一个四十岁的矮个子女人，有皱纹，干净，急躁，经常发怒。

她的丈夫无时无刻不在抱怨她让他忍受的贫苦，其中一些让他特别痛苦，因为它们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① 法国大革命时期至1959年使用的辅币名，二十苏合一法郎。

他是陆军部的主任科员，当这份差只是服从妻子的命令，以便增加家里不动用的定期利息。

然而，两年中，他都带着同一把打着补丁的雨伞去办公室，这把伞经常令他的同事们发笑。他终于再也不能忍受同事的嘲笑，他要求奥雷伊夫人给他买一把新雨伞。她用八法郎五十生丁^①买了一把，是一家大百货商店的促销品。职员们看到这种烂大街的、扔在巴黎市区都无人问津的东西时又开起了玩笑，奥雷伊先生对此备受煎熬。这把伞毫无用处，三个月就坏了，部里人都开起了玩笑。有人甚至编了一首歌，宽阔的大楼自上而下、从早到晚都听得到。

奥雷伊十分恼火，命令他的妻子给他挑选一把上等丝绸的新雨伞，价值二十法郎的，还要带回一张证明用的发票。

她买了一把十八法郎的雨伞，一边递给她的丈夫，一边气得面红耳赤地说道：

“从现在起你至少要用五年。”

奥雷伊得意扬扬地在办公室里取得了一次真正的成功。

晚上回家时，他的妻子朝那把雨伞投去一抹不安的目光，对他说道：

“你不应该用橡皮筋勒紧雨伞，这会把丝绸勒断的。你应该留心这方面，因为我不可能那么快再给你买一把的。”

她拿起雨伞，揭开橡皮圈搭扣，又抖了抖褶皱，她仍然感到非常激动。雨伞中间一个一生丁那样大的洞突然出现在她眼前。这是个雪茄烟烧出的洞。

她结结巴巴地说：

“这是怎么回事？”

^① 法国辅币，一百生丁合一法郎。

她丈夫没有看，平静地回答道：

“谁啊？什么啊？你想说什么？”

愤怒让她透不过气来，她说不出话来了：

“你……你……烧坏了……你的……你的……雨伞！你……你……你真是疯了呀！你这是想让我们破产！”

他转过身来，感觉自己面色变得苍白：

“你是说？”

“我说你烧坏了你的伞。瞧瞧！”

她又朝他冲过去像要打他似的，她猛然把那个烧焦的小圆洞摆到他面前。面对这个雪茄洞，他处于狂乱中，结结巴巴地说道：

“这，这……这是什么？我呀，我可不知道！我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有，我向你保证。我，我不知道这把伞它怎么会这样！”

这时她大声嚷道：

“你肯定在办公室拿它取乐了，你打开它展示了。”

他回答道：

“我只打开了一次，展示一下它有多漂亮。就这些，我向你保证。”

但是她却气得直跺脚，对他大发雷霆，这对一个性格温和的男人来说，比家里变成战场更可怕。她用一块从旧雨伞上剪下来的颜色不同的绸缎打了一个大小合适的补丁。于是，第二天，奥雷伊，一副低声下气的样子带着修理过的雨伞出门了。他把雨伞放在柜子里，像人们想到某个令人不愉快的回忆那样不再想雨伞的事儿了。

晚上刚一到家，他的妻子把雨伞一把抓到手里，撑开查看伞的情况。在一个无法挽回的灾难面前她惊呆了：雨伞上布满了小窟窿，显然是烧出来的，好像有人把点燃的烟斗里的灰倒在上面似的。伞是不能再用了，已经到无法补救的地步了。

她凝视着雨伞一句话也不说，她太生气，以至于嗓子里发不出一点儿声音。他也一样，看着损坏情况，他惊愕、骇然、懊丧着。

他们对视了一下，接着他垂下目光，然后他用脸挨了一下她扔过来的那个破物件的打。她在暴怒激动中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大声喊道：

“啊！恶棍，恶棍！你是故意这么做的！这笔账我会跟你算的！你不会再有雨伞了！”

争吵又开始了。在一个小时的风暴之后，他终于可以解释一下了。他发誓他对这事儿一点儿也不了解，这只能是出于故意破坏或者报复。

一阵铃声拯救了他，是一个来他们家吃晚饭的朋友。

奥雷伊夫人把事情讲给他听。至于买把新伞，这事儿是泡汤了，她的丈夫不可能再有雨伞了。

这位朋友以正当理由提出论据：

“那么，夫人，他会糟蹋衣服的，当然啦，衣服更值钱。”

这个矮个子女人一直愤怒着，答道：

“那么，他就拿厨娘的伞吧，我不会给他买新的绸缎伞了。”

奥雷伊感到气愤：

“我呀，那我就辞职！我是不会拿着厨娘的雨伞去部里的。”

这位朋友接着说道：

“让人重新换上伞面吧，这花不了太多钱。”

奥雷伊夫人很恼火，结结巴巴地说：

“让人重新给它换伞面至少需要八法郎。八法郎加十八法郎，一共二十六法郎！一把雨伞二十六法郎，这真是疯了！这简直是精神错乱！”

这个清贫的市民朋友有了灵感：

“让您的保险公司来赔。只要损害发生在您的家里，保险公司就要赔偿烧毁的物件。”

听到这个建议，那个矮个子女人立刻冷静下来，片刻的思考之后，她对丈夫说道：

“明天，你在去部里之前，到‘慈母’公司让人确认一下你这把雨伞的情况，然后要求赔偿。”

“我绝对不敢！”奥雷伊先生喊道，“十八法郎是浪费了，就这些。这不会要了我们的命的。”

第二天他拿着手杖出了门，幸好天公作美。

奥雷伊夫人独自待在家里，做不到不再为那十八法郎的损失而痛苦。她把雨伞放在餐厅的桌子上，又在周围一直转来转去下不了决心。

她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保险赔偿，想到那些将要接待她的先生们的目光，她不知该如何面对。她在众人面前很腼腆，为一点儿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就脸红，一和陌生人说话就会尴尬。

但是那十八法郎的遗憾就像伤口一样让她痛苦。她不愿再去想，而这笔损失的记忆却不停地痛苦地捶打着她。怎么办呢？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着，她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做任何事情。突然，她犹如懦夫变成勇士一样决定了：

“我会去的，咱们等着瞧吧！”

不过她首先得给伞做点儿手脚使灾难显得彻底。她从壁炉上拿了一根火柴，又在伞骨之间，烧出一个像手一样大的洞，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丝绸伞面剩下的部分卷了起来，用橡皮筋束紧雨伞，披上披肩戴上帽子，脚步匆忙地下楼朝保险公司所在的里沃利大街去了。

但是，临近保险公司时，她放缓了步伐。她要说些什么呢？别人又将回答她什么呢？

她留意着房子的门牌号，还有二十八个门牌号。很好！她可以思考一下。她走得越来越慢了，突然，她浑身发抖。这就是那扇门，其上几个金

色的字样闪耀着：慈母火灾保险公司。这么快就到了！她停下片刻，感到焦虑、羞愧，走过去，再走回来，然后再走过去，又走回来。

最后她暗自思忖道：

“可是还是得去的。早点儿比晚点儿好。”

当她走进那栋房子的时候，她发觉她的心怦怦跳着。

她走进一间周围有一些窗口的宽敞的房间，透过窗口可以看到身体被格子架遮挡住的一个人的头部。

一位抱着文件的先生出现了。她停住脚步用羞怯的声音问道：

“对不起，先生，您能告诉我到哪儿办理烧毁物品的赔偿吗？”

他回答道：

“二楼，左转，损失科。”

这些字眼让她更加惊慌失措了，她想赶紧走掉，什么也不说，放弃她那十八法郎。但是想到这笔钱，她又恢复了一点儿勇气，她一步一停、气喘吁吁地上了楼。

到了二楼，她看到一扇门，敲了敲。一个清脆的声音喊道：

“进来！”

她走进去来到了一个大房间，三位佩戴勋章、一本正经的先生正站在里面聊着天。

其中一位问她：

“夫人，您有什么事？”

她一时语塞，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来……我来……是因为……一起火灾引起的损失。”

那位先生彬彬有礼，指着一个座位：

“您请坐，我过一会儿就为您服务。”

他又转向另外那两位先生，继续那个对话。

“先生们，敝公司认为对你们应负的责任不超过四十万法郎。我们不能接受贵公司赔付额外的十万法郎的要求。况且，估价……”

另外两位中的一位打断了他：

“够了，不用再说了，先生，法院会裁决的。我们只能告辞了。”

于是在好几次客套的道别致意之后他们出去了。

唉！哎呀！如果她有勇气和他们一起离开，她一定会这么做的，她会放弃一切逃走！但是她能这样做吗？那位先生回来并鞠着躬：

“夫人，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她费力地说道：

“我来是为了……为了这个。”

这位经理带着一种毫不矫饰的诧异垂下眼眸看向递给他的东西。

她用一只颤抖的手努力要解开那个橡皮筋，费了些劲儿后她才终于解开，然后她把那把雨伞的破烂骨架撑开了。

那位男士用一种同情的口吻说道：

“我看它坏得很严重啊。”

她犹豫地表示道：

“它花了我二十个法郎呢。”

他吃了一惊：

“真的啊！花那么多钱？”

“是的，这把雨伞曾经特别好。我想让您查看一下它的情况。”

“很好，我明白了。可是我不明白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一阵不安攫住了她，可能这家公司是不赔偿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的，于是她说道：

“但是……它是被烧坏的……”

那位先生并不否认：

“我看得很清楚。”

她张口结舌，不知道再说什么了，接着忽然意识到她的疏忽，匆忙说道：

“我是奥雷伊夫人。我们在‘慈母’公司投保了，因此我来向你们要求赔偿这笔损失。”

生怕遭到明确拒绝，她赶紧补充道：

“我只要求您让人给它重换伞面。”

经理感到为难，说道：

“可是，夫人……我们不是卖伞的商人。我们不能负责这类修理工作。”

这个矮个子女人感觉恢复了自信。必须斗争！她会斗争的！她不再害怕了，说道：

“我只要求修理费。我自己会让人做好修理工作的。”

那位先生好像有些尴尬：

“的确，夫人，钱很少。人们从来没有为如此无足轻重的意外向我们索要过赔偿金。您要明白这一点，我们不会赔偿手帕、手套、扫帚、旧鞋子等那些每天面临火灾毁损的小物件。”

她涨红了脸，感到满腔愤怒：

“但是，先生，去年12月份，我们的烟囱失了一次火，造成了至少五百法郎的损失，奥雷伊先生没有向贵公司提出任何要求，所以今天赔偿我修理这把雨伞的费用是理所当然的！”

经理猜到这是句谎话，笑着说道：

“夫人，奥雷伊先生对五百法郎的损失没有要求任何赔偿，却为了一把雨伞来要求五六法郎的修理费，您不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吗？”

她并没有慌乱，仍然反驳道：

“对不起，先生，五百法郎的损失关系到奥雷伊先生的钱包，而这十八法郎的损失关系到奥雷伊夫人的钱包，这不是一回事儿。”

那位先生看得出他是摆脱不掉奥雷伊夫人了，而且他这一天就要浪费掉了，于是他忍让地问道：

“那么请您跟我说说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吧。”

她嗅到了胜利的气息，于是开始讲述起来：

“是这样的，先生，在我家门厅放了一件类似青铜制的东西，我们把雨伞和手杖都放在那儿。因此，有一天，我回到家的时候就把雨伞放在了里面。必须得跟您说一下，在这东西正上方有一个小木板用来放蜡烛和火柴。我伸长胳膊拿了四根火柴。我划了一根，没着。我又划了一根，火柴着了马上又灭了。我划了第三根，还是那样。”

经理打断了她，插了一句俏皮话：

“那这些是政府制造的火柴吗？”

她没听懂，于是继续说道：

“这有可能。然而第四根点着了，我用它点燃了蜡烛，然后我就回房间睡觉去了。但是一刻钟以后，我好像闻到了烧焦的味道。我啊，向来害怕火。哦，万一我们遇到火灾，那一定不会是我的错！尤其是自从我刚才跟您说的那次烟囱失火以后，我就忧心忡忡。于是我重新起床、出去，像猎犬一样到处找呀，闻呀，最后我终于发现我的雨伞烧着了。可能是一根火柴掉到里面了。您看看火把它烧成什么样子了……”

经理打定了主意，他问道：

“您估计损失多少？”

她一直不说话，不敢确定数目。后来，她想要显得大方，说道：

“您亲自让人去修吧。这件事我就拜托您了。”

经理拒绝道：

“不行，夫人，我办不了。告诉我您要求多少钱吧。”

“但是……我觉得……您瞧，先生，我呢，不想占您的便宜……咱们这样吧。我会把雨伞拿到一家制造商那里，它会用上好的、结实的绸缎给它重新换上伞面的，我再把发票给您送过来。您看可以吗？”

“很好，夫人，就这么定了。这是张给出纳科的条子，他们会给您报销费用的。”

于是他递给奥雷伊夫人一张卡片，她接了过来，然后一面道着谢一面起身，生怕他改变主意，所以急忙出来。

她现在迈着轻快的步伐穿过街道，寻找一家她觉得高雅的雨伞商。当她发现一家外形奢华的商店时，她走了进去并用自信的声音说道：

“这把雨伞要用丝绸换个伞面，用特别好的丝绸，用你们最好的装上去。我不在乎价钱。”

女疯子

——献给罗贝尔·德·伯尼埃尔

瞧，马修·德·昂多兰说道，山鹑让我想起一个非常令人忧郁的战争轶事。

您知道我在科尔迈耶郊区的住宅，普鲁士人到来的时候，我正住在那里。

当时我有一个类似疯子的女邻居，她在不幸的重重打击下精神失常了。在她二十五岁时，仅仅一个月间，她就失去了父亲、丈夫和刚出生的孩子。

当死亡到某一家去过一次后，它几乎总是马上又找上门来，仿佛认得门似的。

这个可怜的少妇被悲伤打垮了，卧病在床，说了一个半月的胡话。接着，在这场剧烈的精神危机过后是一种平静的倦怠，她待着不动，勉强进食，只是转动下眼睛。每当有人想要让她起来，她就大嚷大叫，仿佛有人要杀了她似的。于是，人们就让她一直躺着，只在照顾她洗漱和翻动她的床垫时才把她从床单上拉起来。

一位老用人待在她旁边，不时地让她喝水或者嚼点儿凉肉。这个绝望的灵魂在想些什么呢？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因为她再也不说话了。她在怀念逝者吗？她伤心地胡思乱想，没有明确的记忆？或者，她那颓丧的思维如同死水般一动不动？十五年中，她就一直这样封闭又半死不活的。

战争爆发了。在12月初那些日子里，普鲁士人进驻科尔迈耶。我对这件事记忆犹新。那时天寒地坼，当我听到他们沉重而有节奏的踏步声时，我正由于痛风躺在扶手椅里动弹不得。我从窗户看到了他们经过。

所有人都一样，用这种他们所特有的牵线木偶般的动作成纵队行进，络绎不绝。接着长官们把他们的部下分派到当地住户家去了。我家有十七个，邻居的女疯子家里有十二个，其中一个少校，是个名副其实的兵痞，狂躁暴力、粗暴易怒。

最初那些日子里一切正常。有人告诉过隔壁的军官，那位妇人有病在身，而他也不大在意。然而很快，这个从来也见不到的女人却激怒了他。他询问女人的病情，人们回答说他的女房东因为强烈的悲伤十五年来卧床不起。他对此丝毫都不相信，并且想象这个可怜的精神失常的人不离开她的床是出于自尊心，为了不看见普鲁士人，不同他们讲话，不和他们擦肩而过。

军官要求她接待自己，人们不得已就让军官去到她的房间里讲明。他用粗暴的语气要求道：

“夫人，请您下楼让大家见见您。”

她用茫然、空洞的目光看向他，并不回应。

他继续说道：

“我不会容许放肆无礼的。如果您诚心不起来的话，我就会找到一个让您单独溜达溜达的办法。”

她没有做出任何举动，仿佛一直没有看见他似的一动不动。